

包括《搭枱》《黑古勒突》《生活與生存》等 六齣本地新劇作今季上演

【本報訊】記者洪捷報：本港六個劇團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之邀，製作六齣不同類型的戲劇作品，包括有影話戲的《搭枱》、黑犬劇團的《黑古勒突》、浪人劇場《つづく》、李香蘭、新城劇團《人間煙火》、前進進戲劇工作坊《奧利安娜》及非常林奕華《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》。昨日在記者招待會上，各劇團介紹了新作品的詳情。

黑犬劇團演繹默劇

黑犬劇團的「黑」字，加上「犬」字，便是「默」字，顧名思義，該團以演繹默劇為主，藝術總監趙聖堂介紹說，新作《黑古勒突》描寫一名原始人，走進現今社會，在病態的環境中卻覺得很開心，但慢慢又發覺無法生存，原始人便要在留下與回到原始世界中作出抉擇。

趙聖堂本人飾演那位原始人，另外，他又邀請了馬穎章、勞曉昕共同參演。勞曉昕曾任香港芭蕾舞團舞蹈員，她表示，首次參與戲劇演出，幸好不用對白，以身體語言為主，但舞蹈是一早編排好，演默劇卻要懂得如何即興表達情感，排練過程中有不少「殺戲」場面出現，她感謝其他演員能啟發她的想像力。在劇中飾演一名機械人的馬穎章表示，雖然他要做的動作很簡單，如飲水、如刷牙等，但也要花整天時間去排練，但

這樣亦體驗到可以簡單地過生活。

浪人劇場的創辦人譚孔文，九七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後，曾任舞台設計、編劇、導演，他曾創作過一個有關「媽姐」的故事，之後一直覺得有一個角色呼喚着自己，這就是一名「寫信佬」，因此這次《つづく》、李香蘭就是寫一名「寫信佬」的故事。劇名日本字「つづく」，意思是「待續」。而「李香蘭」，是某一日他在茶餐廳內，見到一位老伯伯唱了《李香蘭》這首歌，覺得可以作為一種回憶情懷。

一至三月陸續登台

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藝術總監陳炳釗介紹說，這次演出的翻譯劇《奧利安娜》，曾於〇三年上演過，那時遇上了「沙士」，今次則遇上「金融海嘯」。該劇通過師生的衝突事件，引發人們對教育制度、性騷擾及政治方面的爭議。

「非常林奕華」製作的《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》，由林奕華執導，張艾嘉擔任編劇並主演。林奕華的代表何定偉介紹說，「非常林奕華」的作品一直以來都是與城市對話，這次主要以「生活與生存」為主題，萌發自林奕華去年五月黃金周，在武漢看到一則有關一間百貨公司外，排着長龍買名牌手袋的圖片，感到非常震撼。後來在北京期間，正巧是汶川大地震，三天沒有娛樂。林奕華便不期然想到生活與生存的問題。

該劇以普通話演出，曾於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新加坡演出過，香港之後亦曾往台北上演。何定偉補充說，林奕華選擇以普通話演出，是覺得普通話是城市發展中將變成主流語言，而廣東話則會與上海話一樣，只作為一種方言存在。該劇描寫一名女老闆，在公司的改革、裁員等行動中，如何證明自己。

上述的劇作於今年一月至三月於康文署文化場地上演，查詢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五，或登上網站 www.lcsd.gov.hk/cp。



馬穎章在劇中扮演機械人，這是機械人遇上下雨天的情景 (本報攝)



譚孔文的新作是描寫一名「寫信佬」 (本報攝)

「前進」的新年大計 (本報攝)



嘉賓們為「玉笑佛」揭幕 (本報攝)

玉雕玉飾展覽迎新

【本報訊】記者洪捷報：玉器，在中國人心中，是尊貴、富裕、優雅的象徵，新春期間，一間商場舉行「新春·如意·玉滿堂」展覽，展出二百多件不同款式的玉雕及玉飾，總值港幣六千三百多萬元。

展品中最受矚目的是「巨型玉笑佛」，價值港幣五百萬元，商場歡迎市民在展場撫摸這件大型玉雕。收藏這座笑佛的是台灣演員李志希、李志奇兄弟，他們表示，這座玉佛是彌勒佛，又稱布袋和尚，其肚大代表大肚能容，在台灣，雕像中的題材都有其吉祥寓意，人們喜歡撫摸納吉氣，佛的肚代表有福氣（普通話佛與福同音），布袋代表內有乾坤（錢）坤，五位小朋友代表五子登科，如意當然是祝願事事如意，靈芝則寓意健康等。他補充說，這座玉佛體積一米闊、半米高，以緬甸玉雕成，其中五分之二是浪費掉，雕出來的玉碎會送給雕刻師傅作為額外薪金的補貼。

現場還展出黎少明、尹愚兩夫妻合作設計的玉飾，這些玉飾配以古董的翠羽、鑲金及其他寶石等，再結合中國繩結的技巧，形成富於現代感的飾物。

由於這些展品非常珍貴，商場動用過百萬元加設防盜儀器，又加派保安人員二十四小時監控，以確保展品安全。「新春·如意·玉滿堂」展覽，即日至二月一日在世貿中心P1展覽區舉行，查詢可電二五七六四二一，或瀏覽網站 www.wtcmore.com。

港樂取消上海音樂會

【本報記者朱文潔十二日報導】今日接獲大上海時代廣場公關推廣部的緊急通知，梁建楓與香港管弦樂團訪上海演出的「大上海時代廣場2009迎新音樂會」，由於主要演員臨時接到重大緊急演出任務，故無法按照原定時間（即本月十七日晚）在大上海時代廣場獻演，該音樂會將取消。主辦方將在當晚同一時間改為安排「弦管悠揚——大上海時代廣場2009迎新音樂會」，邀來日本著名小提琴家戶田彌生，聯同三位上海演奏家演出。

魏冠華京胡奏《夜深沉》

一月十六至十七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的「十年經典II」音樂會中，京胡演奏家魏冠華因事未能來港參與演出，現由香港中樂團高胡演奏家魏冠華（見右圖）演奏《夜深沉》之京胡部分。魏冠華任職於香港演藝學院、香港音樂專科學校及香港教育學院。



美術編輯：王忠傑

文藝動靜

丁衍庸跨越東西遊戲古今



丁衍庸的人物畫作《上中下三界人物卷》(局部)中，有墨鏡和尚的前衛形象出現 (本報攝)



繪於一九六八年的《香港西貢海傍》油畫 (本報攝)



丁衍庸的油畫作品《畫中畫》，畫中畫是丁衍庸晚年愛畫的「一筆貓」



丁衍庸的篆刻亦以簡單樸拙見稱，不少都是肖形印 (本報攝)



丁衍庸繪畫的鴛鴦和青蛙，充滿諧趣 (本報攝)

「丁公」深受學生愛戴

人稱「丁公」的已故國畫大師丁衍庸，一生過着清儉樸素的生活，不需要虛名，不需要浮誇，芳香自溢，學生慕名上他的課，每有學生向他求畫，他都毫不吝嗇，即興揮毫，慷慨贈畫，深受學生們的愛戴。香港藝術館舉辦丁衍庸藝術展覽，一呼百諾，中大藝術系友紛紛借出或捐出「丁公」作品，在展覽開幕當日，歷屆系友蜂擁而至，熱鬧非常，反映「丁公」在學生心目中備受尊崇。

為人幽默 才思敏捷

為了今次展覽，中大藝術系系友黃易、徐志宇等，決定捐出部分珍藏丁公作品予藝術館。徐志宇說：「丁公對學生十分慷慨，從不吝嗇把畫送贈，我們也應效法他的慷慨，把他的作品捐出來。」

徐志宇於一九六六年入讀中大藝術系，回憶起丁公授課時的情形，他說：「他在課堂示範畫畫，可以很快便完成一幅畫，然後隨意問學生名字，便為學生題字然後送畫，他一堂可以畫二十張畫，上課約有十多人，每人一堂可獲取一至兩張畫。」

丁衍庸教授的是三、四年級的中國畫及人體油畫課，中國畫課以

示範教學為主，徐志宇一年級時已開始旁聽他的課，畢業後在中大藝術系擔任講師助理，十年間已珍藏了丁公百幅作品。他說：「丁公上課時，沒有特定的題材，很多時都是邊畫邊想，他作畫時多不作聲，間中談笑，很有幽默感，氣氛輕鬆。他很「畫得」，無所不畫，若有同學忽發奇想，提議他畫什麼，他都可以立刻畫出來。」例如他今次捐贈藝術館的一幅《牛頭馬面》，就是同學們說，既然丁公畫了閻羅王，不如畫牛頭馬面，他便立刻揮筆，畫了這奇特的題材，還題寫了有趣的字：「牛哥哥馬弟弟，相見如親兄弟，可是不同父親和誰親，閻王殿裡是忠臣」，反映了丁公才思敏捷。

生活簡樸 不尚虛名

另一幅徐志宇捐贈的畫作《現代仕女》，亦是上課時，有同學笑現在流行迷你裙，不如畫迷你裙，他便畫了這幅畫作。

還有一幅徐志宇覺得很珍貴的展品，是丁衍庸自畫的展覽海報，他回憶起說：「當時丁公在大會堂舉行巴黎預展，但那個年代唔興印刷海報，丁公便自己操刀製作海報，大家買了兩張麻雀紙，因麻雀紙不易吸水，便從洗手間把肥皂液加入墨裡，丁公立刻畫了兩張展覽海報。」

徐志宇記得有一次幫丁公搬屋，看到他的家居十分簡樸，床桌不能並存，他睡的是尼龍床，要朝行晚拆，家中沒有空調，夏天時他用一條濕的大毛巾放在背上透氣。他還自己煮飯，吃得十分簡單。徐志宇說：「這些都是我親眼見過呢！」



一幅丁公畫作《牛頭馬面》 (本報攝)

「跨越東西，遊戲古今——丁衍庸的藝術時空」
展期：即日起至四月五日
地點：香港藝術館
時間：星期日至三及五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，星期六上午十時至晚上八時，逢星期四（公眾假期除外）及農曆年初一、二休息。

業時的創作，一直藏在該大學之外，其他大部分作品都已散失，只能從照片中窺見他早年創作面貌。

一九四九年，丁衍庸隻身來港，只帶了他心愛的八大山人、石濤畫作十多幅和百多套漢玉璽。妻子和女兒都留在內地，直至丁公逝世都未能申請來港。經歷了孤獨和寂寞，丁衍庸在困乏中堅持藝術創作，每以「八大」自況，畫風追求八大山人的簡約樸拙，吸取其誇張有趣，筆簡意繁的畫風，繼而發展出樸拙率真的個人風格。高美慶說：「八大山人是明代宗室後人，明滅亡後，將悲憤心情寄託於畫中，畫作滿有鬱結，表達對國破家亡的悲痛；而丁公則滲入詼諧，嬉笑怒罵，遊戲人間，跳脫鬼馬。」他筆下的魚、貓、鶴、鴛鴦，往往都有大眼睛，白眼向天，或怒目瞪人，或冷眼旁觀，將「八大」的冷峻孤高，轉化為風趣幽默、嬉笑怒罵的個性。

千錘百煉 形簡意賅

他的人物畫更富幽默感，很多時會即興創作，他繪畫的歷史或戲曲人物，都只是借題發揮而已。如作品《上中下三界人物卷》，將仙界、人間、魔界和野獸同置於一幅畫中，畫中出現有墨

鏡和尚，十分富現代感，畫中的雞比牛體積更大，反映畫家率性而為，不拘一格。

一九五七年，丁衍庸與陳士文受錢穆邀請，創辦新亞書院藝術系，即後來的中文大學藝術系。他在藝術系任教二十多年，直至一九七八年病逝。高美慶說：「丁公在香港，只是租房居住，斗室中，桌床不能兩存，日間在桌上作畫，晚上要收拾畫桌，打開摺床睡覺，生活十分簡樸勤儉。」他經常同一張畫紙上底面兩用，甚至在畫上再畫畫，把之前的畫塗走，有些油畫作品中，可隱約見到前幅作品的痕跡，亦因而令到畫作的色彩層次更豐富。

晚年的丁衍庸追求更簡單、原始、樸拙的形象，形簡而意賅，寥寥數筆卻蘊含更深沉的精神內涵與面貌。例如他畫的一筆貓、一筆雞、一筆鶴，看似簡單，不需數秒便畫成，背後卻是經過無數次的琢磨，將千錘百煉的功力，凝聚於筆端。一筆之內，既有乾濕濃淡的筆墨意趣，又畫出動物的靈動神態。

丁衍庸的篆刻，以古璽印為基礎，跳出明清以來以漢印為樸樸的做法，他直接取法於古代，在方寸中注入畫意。他的肖形印，更是妙趣橫生，把金石趣味表現得淋漓盡致。